

◎ 丁梵馨

经典漫画小说  
*THE NILE'S DAUGHTER*

# 尼罗河女儿

跨越时空的世纪奇缘·联结古今的柔情经典

【第二部】上

中国电影出版社

经典漫画小说

THE NILE'S DAUGHTER

# 尼罗河女儿



【第二部】上

◎丁梵馨

CFP 中国电影出版社

I247.5

4566

72

1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尼罗河女儿/丁梵馨著. —北京: 中国电影出版社, 2003.1

ISBN 7-106-01971-2

I. 尼… II. 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2) 第109038号

责任编辑: 张 宁

封面设计: 广 大

版式设计: 陈 洁

责任校对: 邱又林

责任印制: 刘继海

## 尼罗河女儿 第二部/上

丁梵馨 著

---

出版发行 中国电影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东路22号) 邮编100013

电话: 64299917 (总编室) 64216278 (发行部)

E-mail: Jsja@netchina.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施园印刷厂

版 次 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规 格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8 插页/17 字数/320千字

印 数 1-5000册

---

书 号 ISBN 7-106-01971-2/I·0417

定 价 全二册定价:28.00元

## 出场人物介绍



### 凯罗尔

(被称为尼罗河女儿)

美国超级富豪昆哲伦·利多之女，  
埃及开罗学院考古系学生。



### 曼菲士

三千年前的埃及年轻法老，  
英俊雄猛的他为了所爱的凯  
罗尔，不惜牺牲一切。



### 伊兹密

三千年前的比泰多国王子，  
华贵超群的他痴恋凯罗尔。



### 赖 安

凯罗尔的亲生哥哥，继承父业，  
不断开拓生意的商场佼佼者。

## 出场人物介绍



### 吉 米

埃及开罗考古系的学生，与凯罗尔是同学，并钟情于凯罗尔。



### 爱西丝

穿越三千年时空的埃及女王，掳走凯罗尔进入三千年前，与曼菲士三人纠缠于爱、恨之中。



### 拉格修

巴比伦的国王，强健的他野心勃勃，每时每刻想着如何把凯罗尔、埃及通通稳握手中。



### 亚尔安

亚述国国王，贪恋美色的他对凯罗尔虎视眈眈，同时又想吞并埃及。



### 嘉芙娜

利比亚的大公主，妖艳刁蛮的她对曼菲士一见钟情，更视凯罗尔为眼中钉。

# 序言

是谁在三千年前苦苦寻觅？

是谁在三千年后切切呼唤？

时间的帷幔后，所有的一切都随风而散，只有爱情，历经千年的风霜，依旧光彩熠熠。时光短暂，历史悠长，只有真爱的手臂，能跨过时间与空间相握；只有真爱的心，能无视时间与空间的阻隔，九死一生爱一场！

问世间情为何物，真能叫地覆天翻！跨越三千年的时光，阴谋与背叛，陷阱与误会，天灾与谋杀，刀光剑影之中更让这爱情美得触目惊心。因为有爱，九死一生不言悔，遍体鳞伤不言痛。

悠悠尼罗河，在埃及的黄金时期，谱出一段延绵千古的爱情绝唱。圣河畔的每一眼碧泉，每一粒黄沙，每一缕清风，每一片香瓣，都完整地珍藏着其中的点点滴滴，没有遗漏一个微笑，没有省略一句叹息。岁月的风尘无法将之湮灭，时光的足音无法将之覆盖。所有的片断和细节汇总成一个个有灵性的音符，在那些相信不死爱情的心灵里轻轻跳跃。让爱的旋律，缠绵地萦绕下去，余音袅袅，经久不衰……



爱西丝咬牙切齿：“从今以后，曼菲士统治下的埃及，就是我们的敌国！我的弟弟，就是我的仇人！”

嘉芙娜深知加布达最爱黄金，暗令从利比亚运来一批黄金……加布达心花怒放，设阴谋要让嘉芙娜成为曼菲士的第二任王妃……

1

传说，在久远以前，当埃及出现天狼星时，如黄金般闪烁的少女将出现在尼罗河畔，她就是埃及女神哈比斯的女儿。她的姿态如流动的尼罗河一般美丽，其微笑像纯洁的莲花那样使人着迷。人们纷纷向她祈求：“尼罗河女儿，为我们的沙漠带来生机吧！”

但是，在法老曼菲士和王妃凯罗尔身边，总是注定暗涌着此起彼伏的阴谋、环环相扣的悲剧、接连爆发的战争，而这一切的背后，也总是离不开另一个女人的身影——巴比伦王妃、曼菲士的亲姐姐爱西丝。

被曼菲士彻底唾弃的爱西丝，忍着万般心痛，强迫自己与弟弟绝裂，并誓要重夺埃及的政权。她的野心立即得到巴比伦国王拉格修的赞同，“我的爱妃！你想清楚了吗？”

爱西丝心如刀绞：天上所有的神明都知道我对埃及绝无二心的忠爱，但事到如今，我已经没有退路了。曼菲士和凯罗尔所带给我的痛苦无穷无尽，我无法在失去爱人的同时再放弃我对埃及的权力！谁也不能否认，我天生就是埃及的女王！埃及的半壁江山，仍然操纵在我手中！

她一咬牙，坚定地说：“从今以后，在曼菲士统治下的埃及，就是我们的敌国！我的弟弟，就是我的仇人！事实上，我在下埃及的地位和拥有的实权，远远超过曼菲士！我会全力帮





助巴比伦完成统领诸国的霸业的！”

拉格修哈哈大笑：“好！既然得到埃及是你的愿望，我就一定让你如愿以偿！开战就开战！为了你，也为了巴比伦。有你这位埃及女王帮忙，这场战争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巴比伦的！”

在爱西丝和拉格修的计划下，整个巴比伦迅速陷入备战状态。开战的消息虽然没有正式公布，但战争的气息已经明显地弥漫开来。眼看战争一触即发，爱西丝似乎很快就能看到她希望看到的结果了，她在人前人后，都摆出一副殷然期待的样子。只有从埃及陪嫁而来、看着爱西丝长大的女侍官亚莉清楚地看到爱西丝心里淌的是血！从自己亲口提出攻打埃及的计划开始，爱西丝就仿佛一直向一个无底的深渊直坠下去，所有的快乐一点点从她身心抽离出来并永不复返。在亚莉的眼中，爱西丝永远是埃及最完美的女王。看到本应威仪万千的女王痛苦得如此不能自拔，亚莉见了实在不忍心。终于，她跪在地上，劝道：“女王陛下，请不要封闭自己的心，和法老挥剑相向！如果在这个时候悬崖勒马，事情还有挽回的余地！”

爱西丝深深地闭上眼睛，无奈而沉痛地说：“亚莉，别说了。我别无选择。你最好和我一样，接受正式和曼菲士为敌的事实吧……”

亚莉泪流满面，长跪不起：“女王陛下，您真的要出兵故土……”

突然帘后传来一声异响，爱西丝和亚莉同时警惕起来，喝道：“谁？”

爱西丝已经看清楚帘后分明藏着一个哆哆嗦嗦的人，厉声喝道：“什么人！滚出来！”

帘后的不速之客跌跌撞撞地扑到爱西丝脚下，颤抖着声





音叫道：“王妃殿下！”

爱西丝一愣：格魯士！

格魯士是巴比伦首席大神官利牟辛的独生儿子，他打第一眼看见爱西丝起，就深深地被这个艳光四射的女人迷住了。爱西丝的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格魯士怎么也看不够、看不厌，但碍于身份，他只能偷偷地在暗处注视着她、爱慕着她。利牟辛早已断言爱西丝是一个只会带来战争和鲜血的不祥女人，曾严厉警告过格魯士不要接近她，但单纯的格魯士却执意相信爱西丝只是幽居于深宫中一个高贵而无辜的美人，然而就在刚才，他听见了爱西丝承认了要开战的消息，他震惊极了。他的耳边响起了父亲的预言：“王妃将挑起战争，鲜血将流遍山河……”

格魯士顾不得开脱自己的偷窥之罪，一把抱住爱西丝的脚苦苦哀求：“求求您，不要开战，不要如父亲所说的一样……爱西丝王妃应该是令人爱戴的美神，而不应该是招来灾祸的战神，请您千万不要开战！”

“放手！”爱西丝想甩开格魯士，无奈一向温儒的格魯士今天像着了魔似的，劲儿越使越大，一副不听到说要放弃战争就不放手的架式！突然“嘶”的一声，爱西丝的裙裾被撕裂了，这时，外面通传：“拉格修王驾到！”

亚莉急了：“这种状态不能让国王撞见。”

说时迟那时快，拉格修已经掀帘进来了，他一见爱西丝和一个男人纠缠到一块，勃然大怒：“爱西丝！你好大的胆子！”

爱西丝当机立断，凄厉地向拉格修王呼救：“救我！拉格修王！”



亚莉立即会意，帮忙求援：“有歹徒意图轻薄王妃！”

格魯士一惊，清醒过来了，连忙放开爱西丝。爱西丝衣衫



不整地扑到拉格修怀里，嚤嚤地哭了起来。

拉格修心疼地抚摸着爱西丝，一边狠狠地瞪着格鲁士：“你不是格鲁士吗？为什么在我王妃的房间？你竟敢色迷心窍，对王妃有不轨之举？虽然你是利牟辛大神官的儿子，也不可原谅！”

格鲁士本来就不善言辞，这种情况下更是说不清，“不，我……”

只见寒光一闪，拉格修从腰际抽出剑来，向格鲁士挥去，“看剑！”

格鲁士往后一退，舌头像打了结似的，越是惊慌就越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拉格修王！不，我什么也没……”突然格鲁士猛地脚下踏空，身子朝后一仰，翻出宫楼外，惨叫声响彻夜空：“爱西丝王妃！”

神殿里的利牟辛大神官听到外面吵吵哄哄的，打发人去看发生什么事了，不料，转眼间一大帮人拥进了神殿，“大神官！利牟辛大神官！大事不妙了！”

利牟辛正欲问个究竟，却一眼看见了被人抬进来的那个血淋淋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格鲁士，不由大吃一惊：“格鲁士！这是怎么回事？格鲁士！你醒醒！”

利牟辛的心都要碎了，声声呼唤着人事不省的儿子，格鲁士终于微微睁开了眼睛，嘴巴一张一翕。利牟辛俯下身子，听着儿子那微弱的声音，“父亲……我……阻止战争……如父亲所说的，我……阻止爱西丝女王……”

另一帮人又闹哄哄地闯进来了，“大神官，快逃吧！格鲁士对爱西丝王妃有不轨之心，拉格修王为此大怒，连您也不肯放过，此刻正气冲冲地往这边来，要将您治罪呢！”

格鲁士激动起来，拼命想挺起身子，“不……我没有……对爱西丝王妃……我只是想阻止战争……”





利牟辛老泪纵横，“我明白！你是为了阻止战争！格鲁士！振作点！”

格鲁士什么也听不见了，意识越来越迷糊，他仿佛看到美艳的爱西丝王妃向他微笑，向他张开了双臂，一丝向往的微笑令人吃惊地久久停在了格鲁士那淌血的嘴角边，“我爱……你……爱西丝……”

格鲁士气绝身亡了，利牟辛抚尸痛哭，“格鲁士！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

周遭的人见了这悲惨的一幕也不禁心酸起来，一些尚能保持理智的人劝道：“利牟辛大神官，请快逃吧！拉格修王就要来了，到时您就逃不掉了！”

利牟辛“拂”地站起来，面向着巴比伦的守护神玛度克神神像，沉痛地说：“我的儿子格鲁士死了，我家绝子绝孙了！玛度克神啊！我家代代侍奉马度克神的巴比伦大神官，可是我必须离开了。”

他举起一把圣火，人们诧异万分：“大神官，你想干什么？”

利牟辛用圣火点燃了神殿，并对爱西丝下了最恶毒的咒，然后，率领四名忠实的神官到撒古洛斯山隐居去了。

回到埃及的凯罗尔，在爱情的滋润和人们的爱戴中，很快就过去可怕的一幕幕撤到脑后去了，她又成了一个天真无邪的女孩。她的秀色更加夺目、更加令人惊叹了。她真心爱着埃及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生灵，虽然在这个神秘的国度，没有一个人能真正理解她，因为她本来是一个生活在二十世纪、接受过科学教育的美国女孩。正是由于复活在二十世纪的爱西丝无情的诅咒，正在开罗大学攻读考古系的凯罗尔被一股来自尼罗河的旋风卷到了三千年前的古埃及。然而凯罗尔没有被历史的洪流所埋没，相反地，她拥有古代人民不可





企及的智慧、举世无双的惊人美貌，还有令诸国君王难以理解并为之虎视眈眈的预知未来之能力，她被尊为“尼罗河女儿”。善良的埃及人民始终相信，圣洁的尼罗河女儿只会带来永恒的和平与幸福。当凯罗尔回到埃及以后，人们总是争先恐后地在借各种场合、借不同的方式来表达对尼罗河女儿的敬爱。她总是被鲜花、水果、人们热情的笑容所包围，她就像尼罗河畔一朵闪着金光的莲花。

凯罗尔在一次又一次地被人们感动的同时，也着实担心局势的发展。眼下的国泰民安极有可能会毁于一旦，因为埃及宫廷内部已经知道爱西丝叛变的消息。虽然爱西丝使凯罗尔吃尽了苦头，但凯罗尔还是顾及到曼非士和爱西丝姐弟一场，情意绝对不可完全消散，于是在曼非士面前绝口不提爱西丝。她的体贴和宽容，使得臣民们对她更加爱戴、也更加小心地爱护她了，从不让生人随便接近她。

这天，王宫前的庭院里异常地喧哗起来，原来是卫兵们阻止一帮陌生人进入，那群似乎是外地人，衣装特别却不失体面，此刻正苦苦哀求卫兵们通融一下：“请让我们见一下尼罗河女儿！我们是密诺亚国的使者，请帮我们传话！”

卫兵们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不行！”

凯罗尔在内庭里听到“密诺亚”这个名称，心里一动：是地中海克里特岛上的古代王国。密诺亚人找我有什么事？

她正想出外接见密诺亚使者，凯罗尔的贴身侍卫乌纳斯上前阻拦道：“王妃殿下，请抑制一下您的好奇心，不要和异国者接近！”

密诺亚使者似乎是来求助的，凯罗尔怎么也无法让自己对陷入困境中的人置之不理，她不顾乌纳斯的劝阻，下令道：“来人！带他进来！”

卫兵们只好遵命放了一个使者进来。那个使者一见到凯





罗尔就膜拜在地，乌纳斯戒备地守护在凯罗尔身边。凯罗尔看见使者的神色焦虑而充满期盼，问道：“你有什么事？”

使者虔诚地望着凯罗尔，恭敬而焦急地说：“尼罗河女儿，我是密诺亚的大臣朱利安。我们久仰您的声名，您曾经让中了眼镜蛇毒的法老起死回生，曾经帮助囚犯们将污水变成清水。请原谅我们的无礼，我们也想求您一件事！我国的年轻国王久病不愈，各地名医都措手无策，我们实在没有办法，斗胆请您到我国一趟。”

说罢，朱利安又连叩了几个响头。

凯罗尔既同情他们，又感到很为难，“你们的一国之君生病，我很了解你们的心情。可我并不是医生，根本不会治病，我确实无能为力呀！”

朱利安以为这全是推托之辞，急得浑身冒汗，“您聪慧过人，只要您肯来一趟，我国臣民就有了希望！”

凯罗尔心软了，这时，一个坚决的声音传来，“抱歉！王妃不能去贵国！”

众人寻声望去，原来是和众大臣商议完国事的曼菲士来了，大家忙不迭地行礼问安，凯罗尔向他投去询问的眼光：“密诺亚的年轻国王病了，我是不是应该……”

曼菲士把凯罗尔拉到身边，对朱利安说：“我已经致函给贵国问候贵国国王，至于你们的要求，抱歉，王妃不是医生，我会另派埃及的名医跟你们走一趟。”

曼菲士说罢，便下令恭送使者。朱利安长跪在地，绝望地说：“求求你！”凯罗尔听了很是于心不安，曼菲士完全清楚凯罗尔在想什么，用眼神制止凯罗尔求情，“走吧，我们去视察塔尼斯农地！虽说去救死扶伤，但我不能让你离开埃及。目前正是危机四伏的时候，我不能让你再受到任何威胁。我从没忘记，伊兹密王子是怎样掳你去比泰多的！”





凯罗尔回过身，满怀歉意地对朱利安说：“回去吧！密诺亚的使者，我不懂医理，无法答应你们的请求，不过我会诚心为贵国国王祈福的。但愿他能渡过难关，早日康复。”

卫兵们把朱利安带出宫外，同行的密诺亚人纷纷围上前去询问究竟：“法老和尼罗河女儿起行去视察农地了？”“我们是不是白跑一趟？”“我们的国王岂不……”

朱利安断然地说：“不！我不死心，既然尼罗河女儿连囚犯都肯施以援助，她一定不会对我们的国王见死不救的！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她见国王一面。”

凯罗尔跟随在曼菲士身边，想起了很多很多：尼罗河在平原上分成七道支流，一方面滋润农作物，一方面流入大绿海。古代的农耕生活，是不是和我在二十世纪所看到的壁画上描绘的一样呢？在开罗大学里，法朗教授教给了我许多古埃及的知识，又是否和事实相符呢？说起来，开罗大学已经忘掉失踪多时的我了。但我不后悔，我愿意为了我的爱而独自留在远古中。我曾经将我和曼菲士的事刻在石板上，放进了尼罗河，不知道那块石板能否漂到二十世纪？现在我身为埃及王妃，今后应该尽量多了解人民的生活。

这里的人只知道尼罗河流向大绿海，殊不知尼罗河也流向遥远的二十世纪，凯罗尔望着悠长不断的尼罗河，突然间觉得心神不宁、焦虑不安，一种无法确实把握住自己命运的虚无感强烈地在心中扩散开来。

曼菲士觉察到凯罗尔的异样，慌忙搂住她问道：“怎么了？”

凯罗尔紧紧地依偎在曼菲士怀里，哆嗦得像一只受到惊吓的小鸟，“曼菲士，不要离开我！不要离开我！”

曼菲士深深拥着凯罗尔，连声抚慰道：“不会的，我怎么能离开你呢？你明知道我不能没有你，凯罗尔！我该怎么做？”





我该怎么做才能使你安心？紧紧拥抱你行吗？连战争也不会使我有无措的感觉，可是面对你，我却不知该怎么做？”

埃及的贵宾利比亚公主嘉芙娜频频找埃及高官加布达大神官密谈，她一心一意要当曼菲士的二王妃，这件事，只有加布达能帮得上忙。她深知加布达最爱黄金，暗令从利比亚运来一批黄金，送给加布达。

加布达见到心爱的黄金，心花怒放，向嘉芙娜承诺道：“放心吧，公主殿下。我正进行周密的准备。很快您就可以在神殿和法老举行婚礼。但是，请您务必在事情正式宣布之前保密。”

一想到可以和俊美的曼菲士厮守终身，嘉芙娜就喜不自禁：“一切就拜托您了，加布达大神官。我已经请父王为我定制礼服，我一定要漂漂亮亮地嫁给曼菲士！”说罢，便心满意足地离开了。

加布达和利比亚方面的勾结自然逃不过宰相伊姆霍德布锐利的双眼，正当加布达望着满箱的黄金喜不自胜的时候，伊姆霍德布进来了，加布达连忙掩上箱子，笑着迎接宰相。伊姆霍德布开门见山地问：“这是怎么回事？神官大人，请您老实回答我！”

加布达深知伊姆霍德布聪明睿智，在他面前是不可能用谎话搪塞过去的。加布达眼睛咕碌一转，干脆把事情挑明了：“我正准备让曼菲士王迎娶第二任王妃。人选正是利比亚的嘉芙娜公主。我本来打算一切准备好了再告诉您。”

伊姆霍德布虽然早就看出嘉芙娜对曼菲士明显有爱慕之意，但绝没想到她居然来真的，他不禁大惊：“法老才娶凯罗尔王妃没多久，怎么可能马上又再娶一人呢？不要说蠢话了！”



加布达冷笑道：“我没想到您身为宰相，目光竟如此短



浅！世世代代的法老都是同时结下好几门政治婚姻的。何况现在由于爱西丝女王的背叛，我国随时都可能跟巴比伦爆发战争，跟利比亚结盟是刻不容缓的大事！所以，我以埃及最高神官的身份，接受了利比亚国王的联姻建议。为了埃及，为了子民，法老都必须娶嘉芙娜公主为第二王妃。这也是一国之君的责任！”

伊姆霍德布坚决反对：“不行！加布达大神官！这种大事你不先问一问法老的意思便自作主张，太放肆了吧？你是不是对凯罗尔王妃有什么不满？”

“这倒不是！只是嘉芙娜公主也将是一位受人爱戴的王妃。”加布达毫无让步的意思，“只有神官才有权过问法老的婚仪问题。您别忘了，自古以来王妃都是由我们神官观测天象、观察神意来决定的。我这样做，全都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

伊姆霍德布喝道：“住口！你别尽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我问你，如果是为了国家，为什么不事先和宰相我商量？别让我猜中你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们大家，我劝你还是取消和利比亚联姻的计划，否则法老和人民都不会轻饶你！”

说罢，伊姆霍德布拂袖而去。加布达望着伊姆霍德布的背影，冷笑一声：“好厉害的老家伙！但就凭你，休想破坏我的计划！”

他转入内室，一把扯下遮布，一座金光闪闪的黄金雕像露了出来，这正是以凯罗尔为模的雕像。加布达贪婪地盯着它，“不错！让法老迎娶第二王妃的事我不是为了国民，而是为了美丽的黄金公主。现在我对雕像聊慰相思，不过将来一定会把她弄到手。尼罗河女儿，最后拥有你的人将是我！”

在外视察农地的曼菲士和凯罗尔却浑然不知加布达的阴谋，此刻凯罗尔正走进了寻常百姓的陋室，和农妇们一起





搓面粉做面包呢！凯罗尔快乐得无以复加，“古埃及人果然是在石皿里用石棒磨面粉，然后放盐加水揉成面团做成面包。对了！哪天我也替曼菲士做些好吃的菜。可是我的菜单是——炒蛋、荷包蛋、煮蛋，还有速食咖喱饭、速食面……好惭愧！”

凯罗尔想起在二十世纪，全是婶婶做好饭菜给她吃，而且婶婶从来不让她进厨房，因为嫌淘气的凯罗尔不是偷东西吃，就是打烂东西。“不过我已经决定一定要做点什么给曼菲士吃！即使会让他吃坏肚子。”

凯罗尔一转念，又连连摇头，“不，万一吃坏肚子就糟了。那个暴躁鬼一定会大发脾气的。”

“谁会大发脾气？”曼菲士突然来到她身后，问道。

凯罗尔被唬了一跳，“哇！被听见了。”

曼菲士责备道：“又一个人在民居里晃荡。真是令人放心不下！记住！你是我的王妃，要随时跟在我身边。”

凯罗尔口头上乖乖地应道：“是，曼菲士！”可是不一会儿，她就被周围的民俗民风迷住了。她新奇地看看这些，又看看那些，心里充满了喜悦，“这几天来我逐一参观了古代的建筑、农耕、渔业，在二十世纪所学到的知识得到了印证，感觉就像一步一步解开谜团似的。我每天都生活在惊喜和感动当中，我想看得更多，知道得更多！最重要的是，无论何时何地都有曼菲士陪着我，感觉就像度蜜月似的，幸福得令人不敢相信……”

想着想着，凯罗尔禁不住自己笑出声来。曼菲士催道：“走吧凯罗尔，一个人在那儿傻笑什么？”突然他脸色一变，惊叫道：“凯罗尔，小心！你脚下有毒蛇！”

“啊——”凯罗尔不管三七二十一就飞奔到曼菲士身边，躲藏在他身后，“曼菲士，不要离开我。”

